

## 關於楊堅興起背景的考察

呂 春 盛\*

### 摘 要

北周末年楊堅在毫無跡象的情形下突然興起代周，引起不少史家驚訝：「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為了解釋這種突起的變局，已往學者都強調楊堅之家世背景以及其婚姻關係，楊堅父楊忠在西魏府兵制度成立時為十二大將軍之一，北周時位至柱國、大司空，楊堅之妻獨孤氏為西魏元勳武將、北周大司馬獨孤信之女，楊堅之長女則嫁給北周宣帝，據此認為楊堅不但出身名門，又聯姻權貴，且具有外戚身分，因此在北周末年已有雄厚的個人勢力，終能篡周建隋。另外有的學者則從西魏北周漢族勢力之興起，強調楊堅出身弘農華陰之漢人名門家族，因而能夠得到勢力高張的漢族支持，終能結束北周胡族政權建立漢族的隋帝國。以上這些說法雖然不能說完全無據，但卻也難免有捕風捉影誇大其詞的情形。本文對以上論點，做較實證的檢討，認為楊堅之家世背景以及其婚姻關係，只是其出仕或高升的基本條件，而非決定性的要件，因此不宜做誇大的解釋，至於北周漢族勢力高張之說恐亦猜測的成分居多。另一方面，本文亦不認為楊堅之得位出於歷史的偶然性，而是認為楊堅得位的決定性要件，除了其具有非凡的才華掌握周末變局之外，北周政權已深藏的各種弱點，如過度的中央集權化體制、北周權力基礎的狹窄化、北周後期的弊政，如武帝廢佛道二教措施、宣帝刑法嚴酷等等，這些政權弱點被楊堅所充分利用才是決定性的要件。

關鍵詞：楊堅、楊忠、北周宣帝、關隴集團、隋代

\* 作者係國立臺南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北周武帝建德 6 年(577)，北周併滅對峙數十年的勁敵北齊，一統華北，國力達於鼎盛，隔年(宣政元年，西元 578 年)6 月武帝暴崩，宣帝繼位，再隔 2 年即大象 2 年(580)5 月，宣帝(天元皇帝)暴崩，由年僅 8 歲的靜帝宇文衍繼位，外戚隋國公楊堅矯詔輔政，掌握朝中大權，隨後相州總管尉遲迥、鄆州總管司馬消難、益州總管王謙舉兵反叛，被逐次平定，宇文氏宗室諸王亦逐次被誅，再次年(581)2 月，楊堅篡位，建立隋朝。北周從武帝暴崩到滅亡，只有 2 年 8 個月，而楊堅從宣帝暴崩後掌權到篡周建隋，只歷時 9 個月。

唐太宗稱楊堅篡周，是「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sup>1</sup>而一般論楊堅之得以迅速竄起代周，除了強調周宣帝殒卒，繼位的靜帝幼弱之外，多會著眼於楊堅出身之家世背景、以及楊氏之婚姻關係，認為楊堅在北周末年已有深厚之勢力為基礎。楊堅父楊忠，在西魏府兵制度成立時為十二大將軍之一，北周時位至柱國、大司空，可說是西魏、北周的高層將領；楊堅之妻獨孤氏，為西魏柱國大將軍、北周大司馬獨孤信之七女，楊堅之長女則嫁給北周宣帝，換言之，楊堅不但出身於西魏、北周之高層將領家族，且與西魏、北周元勳武將家族聯婚，又具有宣帝后父的外戚身分，因此一般都認為楊堅在北周末年已有雄厚之勢力，其篡周建隋自然是與其家世背景及婚姻有密切的關係。<sup>2</sup>

1 唐 吳兢撰，元 戈直集論，《貞觀政要》，卷 1 政體第二（臺北：世界書局印行《四庫全書薈要》史部第 119 冊），頁 19。

2 在一般通論性的著作，持有這種看法者不勝枚舉，如韓國磐在《隋唐五代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6），第 1 章第 1 節，頁 22-23，強調楊堅的家世及婚姻背景，認為「楊堅不僅是關、隴集團上層強有力的軍事統帥，而且是皇親國戚，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西方漢學家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編著的《劍橋中國隋唐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Part I*）除強調楊堅出身名門，亦強調楊堅與獨孤氏的聯婚對其官運的重要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59）；直到最近出版的一本大專教科書，仍然強調楊堅之家世背景，頗有利於其篡代，如高明士等合著《隋唐史》第 2 章（臺北：國立空中大學印行，1997），頁 39。此外，湯承業除強調楊堅之祖上積蔭及婚姻關係為其成功之無形政治資本外，尚強調楊堅個人之才智與權謀為其更有力之政治資本，參見湯承業，《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第 1 章 政治作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8 初版），頁 1-59。

誠然，歷代篡奪者頗多是在欺人孤兒寡婦的情形下完成的，然而大多是要經歷相當時日的經營，直到時機成熟始克竟其功，楊堅雖有如上之家世背景與婚姻關係，但是否因而已具有篡代自立的實力，則頗值得懷疑，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已明白指出這一點：

（楊）堅雖有后父之親，未嘗久執國柄，如王莽之小惠偏施也；抑未有大功於宇文，如劉裕之再造晉室、滅虜破賊也；且未嘗如蕭道成僅存於誅殺之餘，人代為不平而思逞也；堅女雖尸位中宮，而失寵天元，不能如元后之以國母久秉朝權也。<sup>3</sup>

換言之，王夫之認為楊堅羽翼未豐，並不認為楊堅憑其家世背景或婚姻關係而足於有篡代之實力。同樣的，清代趙翼在《廿二史劄記》裡也認為楊堅之得天下太過於容易：

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婦翁之親，值周宣帝早殂，結鄭譯等矯詔入輔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其時雖有尉遲迥、宇文胄、石悉、席毗、王謙、司馬消難等起兵匡復，隋文猶假周之國力，不半載殄滅之。于是大權在手，宇文氏子孫，以次誅殺，殆無遺種。<sup>4</sup>

近人呂思勉亦評曰：「自來篡奪之業，必資深望重，大權久在掌握而後克成，而高祖（楊堅）獨以資淺望輕獲濟，此又得國者之一變局矣」；<sup>5</sup>岑仲勉亦論曰：「（楊）堅承襲家蔭，無赫赫勳績，其得篡周立隋，實以受遺輔政為一大樞紐。自其受遺詔起計，不出一年，便移周祚，得國之易，無有如楊堅者。」<sup>6</sup>由此可見，楊堅之竄起確實頗令人訝異，而其家世背景及婚姻與其篡立之關係尚值得再評估。

另外，亦有論者根據史書記載楊堅是弘農華陰人，是當時漢族第一名門家族，而西魏宇文泰大量吸收關隴及關東的漢族，又自關隴地區補充軍隊，漢人勢力因而高張，因此認為「隋文帝楊堅之所以猝然而移鮮卑二百餘年之政柄，絕非偶然以致，此實為漢人勢力推進過程中之必然結果也。」<sup>7</sup>誠然，

<sup>3</sup> 參見王夫之，《讀通鑑論》，卷18「宣帝」條（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6.3），頁619。

<sup>4</sup> 參見趙翼撰，杜維運考證，《廿二史劄記》，卷5「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條（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頁333。

<sup>5</sup> 參見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第15章第1節「隋文帝代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77，臺五版），頁772。

<sup>6</sup> 參見岑仲勉，《隋唐史》上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頁2。

<sup>7</sup> 參見蘇慶彬，元魏北齊北周政權下漢人勢力之推移，《新亞學報》，6：2（1964），頁161；按這種觀點亦普遍存在於一般通論性之著作，如藍文徵，《隋唐五代史》第2章第1

與其他北朝之胡族政權比較起來，漢族在西魏北周是有較大之勢力，但他們最後支持楊堅篡代之曲折過程為何，則應有較具體之考察。

筆者曾有專文考察楊堅利用北周政權之弱點以崛起，並論述周隋禪代所造成的統治階層的變動，其中對上述問題雖已略有交待，<sup>8</sup>但因限於篇幅未及細論，觀諸近幾年論著對此一問題仍有過度的推論，因此再草成此文，對楊堅之家世背景、婚姻關係、以及西魏北周時代的漢族勢力加以考察，論述其與楊堅興起之關係，希望得到方家的教正。

## 二、楊堅的家世背景與其興起的關係

### (一) 楊隋的先世

關於隋文帝楊堅的先世，《隋書》高祖紀載：

弘農華陰人也。漢太尉震八代孫鉉，仕燕為北平太守。鉉生元壽，後魏代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元壽生太原太守惠嘏，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禎，禎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從周太祖起義關西，賜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sup>9</sup>

以上世系《北史》隋高祖本紀的記載基本上相同，<sup>10</sup>一般就是據此記載而說楊堅是弘農華陰的漢族名門之後，但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對隋室系譜記載則有所不同：

震—牧—馥（十世孫）孕（六世孫）渠—鉉—元壽—惠嘏—烈—禎—忠—堅<sup>11</sup>

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3，臺四版），頁72；傅樂成，《中國通史——隋唐五代史》第1章第2節（臺北：眾文圖書公司，1984.11再版），頁14；又如註2所引高明士等合著《隋唐史》，頁41-42。

<sup>8</sup> 參見拙著，「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以權力結構演變為中心之考察」，第5章 北周後期的擴張與內部弱點的深化、第6章 周隋革命與統治階層的變動，（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1993.4）。

<sup>9</sup> 唐 魏徵等，《隋書》，卷1 高祖紀上（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頁1。按本文以下所引正史或通鑑皆以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為主，若引其他版本則另加註明。

<sup>10</sup> 唐 李延壽，《北史》，卷11 隋高祖本紀（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頁395。

<sup>11</sup> 宋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71下 宰相世系表一下（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頁2347-2348。

以上世系從楊震到楊鉉歷 19 代，與《隋書》高祖紀 所載只歷 8 代不合，此點清代沈炳震在《唐書宰相世系表訂偽》已經提出質疑了。<sup>12</sup>

近代以來亦有不少學者對上述隋氏系譜提出有力的懷疑。王桐齡曾提出以下幾點質疑，認為楊隋先世應非漢族：1. 楊隋先世家於武川，其地為匈奴鮮卑人雜居之地；2. 隋室自謂系出弘農，但其世系中斷，頗多曖昧不清之處；3. 隋室之家族關係常與儒教道德倫理相抵觸，而與西北民族風俗習慣暗合；4. 隋室好與外族通婚。<sup>13</sup> 陳寅恪根據楊忠聯婚之呂氏為山東寒族之低劣人家，認為由當時門第重視婚娶之風氣觀之，楊忠絕非天下第一等高門弘農楊氏之後裔，陳寅恪也懷疑楊氏先世出自武川之說，認為這是宇文泰為鞏固諸將六鎮團體之情感而附會其家世與六鎮有關，他從楊忠曾「年十八，客遊泰山」，<sup>14</sup> 以及聯婚山東寒族呂氏，推論楊忠可能是山東或鄰近地區的漢人寒族；<sup>15</sup> 竹田龍兒對隋室系譜亦多質疑，他雖未敢斷言楊隋必非漢族弘農楊氏，但楊隋在血統上有不少鮮卑混血、在習俗上則已相當鮮卑化，應是可確定的。<sup>16</sup> 布目潮瀨認為隋室系譜在楊鉉以上不可信，且不見隋室與確定為弘農華陰人的楊素家族有顯示彼此為同族的史料，唯可確定的是自北魏初年楊元壽任武川鎮司馬以來，其子孫已有五代皆居於武川鎮，而該地為胡族雜居之地，因此他認為楊氏應非漢人。<sup>17</sup>

檢視上述諸人的論證，隋室出自弘農華陰漢族名門之後的記載，應不足採信，陳寅恪從聯婚對象判斷楊忠絕非天下第一等高門弘農楊氏之後裔，尤

12 沈炳震，《唐書宰相世系表訂偽》卷 2，頁 7579，收於《二十五史補篇》第 6 冊（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9.6，臺一版）。

13 參見王桐齡，《楊隋李唐先世系統考》，《女師大學術季刊》，2：2（1932），頁 1199-1220。

14 唐 令狐德棻，《周書》，卷 19 楊忠傳（臺北：洪氏出版社，1974），頁 314-315。

15 關於陳寅恪對楊隋氏族問題的看法，雖無專文論述，但上述看法在其授課中反覆申論，先後由其弟子轉述。據萬繩楠之轉述，陳寅恪並不否認北魏初楊元壽曾任武川鎮司馬，但不能據此而認為楊氏出於武川；王永興之轉述，則認為楊元壽家於武川出於附會。參見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頁 288-290；王永興，《楊隋氏族問題述要——學習陳寅恪先生史學的一些體會》，收於《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上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365-372。

16 參見竹田龍兒，《門閥としての弘農楊氏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史學》，31：1-4（1958），頁 640。

17 參見布目潮瀨，《隋唐史研究》，上篇第 1 章 楊玄感の叛亂（京都：同朋舍，1968，初版），頁 32-33。

其具有說服力，蓋當時是盛行身分內婚制的時代，<sup>18</sup> 楊忠若出身弘農華陰名門，絕不會與出身山東寒族的呂氏聯婚。陳寅恪又進一步認為西魏宇文泰為凝聚「關隴集團」之感情，改易西遷漢人之山東郡望為關內郡望，以斷絕其鄉土之思，隋唐皇室偽冒弘農楊震、隴西李暠之嫡裔，皆由此而來，<sup>19</sup> 且由楊忠「客遊泰山」及聯婚山東呂氏的地緣關係，推論隋室可能出於山東漢人寒族，這也是很有可能的。但陳寅恪否認隋室與武川鎮之關係，認為這可能是附會的，此點則尚有疑慮，上述諸人大多不懷疑隋室自楊元壽之後其家已居於武川，而據《周書》楊忠傳載，楊忠於北周保定3年（563），率軍聯合突厥伐北齊時，曾「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鎮」，<sup>20</sup> 「過故宅」，可證前引《隋書》高祖紀載：北魏初年楊元壽「為武川鎮司馬，子孫因家焉」，「祭先人」則說明必有先人之墓地在武川，因此自楊元壽以後世居武川應不是附會，又《隋書》楊處綱傳載：「高祖祖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sup>21</sup> 所謂「北邊」應即指武川鎮，此亦可視為是楊氏曾居武川的旁證。<sup>22</sup>

總之，隋室先世確切的籍貫與族屬雖然難以考究，但出自弘農華陰漢族名門之記載，應不足採信，雖然隋室先世亦有可能是出自山東漢人寒族，但自楊元壽以來已有五代居於北邊胡化之地的武川鎮，因而其家族具有相當的胡族文化色彩，則應無疑慮。

## （二）楊忠之發跡及楊堅之早年官歷

北魏末年六鎮之亂，武川鎮被攻陷，楊忠父楊禎避地中山，結義徒以討叛軍鮮于脩禮，不幸戰死，史載楊忠「年十八，客遊泰山」，可能就是當時楊

18 關於當時盛行身分內婚制，參見仁井田陞，《補訂中國法制史研究 奴隸農奴法、家族村落法》，第9章 六朝および唐初の身分的內婚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1.1，補訂版）

19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收於《陳寅恪先生全集》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79.12），頁163-168。

20 《周書》，卷19 楊忠傳，頁318。

21 《隋書》，卷43 楊處綱傳，頁1214。

22 參見欠端實，隋代の弘農楊氏をめぐって，收於《中國正史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84），頁202。

忠流亡山東的諱筆。<sup>23</sup>不久，南朝梁軍來攻，楊忠被俘至江左 5 年，梁武帝大通 2 年（528），楊忠隨從梁所扶持的北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後來元顥軍敗，楊忠被俘，爾朱榮從弟爾朱度律召之為帳下統軍，立有戰功，此後即隸屬於獨孤信之下。及高歡取代爾朱氏掌權，並壓迫北魏孝武帝，孝武帝西遷入關中（534），楊忠與獨孤信追隨入關中，與東魏戰於穰城，戰事不利，楊忠與獨孤信奔梁，直到西魏大統 3 年（537），再入關中。此後即為宇文泰東征西討，屢建軍功。到大統 16 年（550）府兵組織系統成立時，獨孤信為八柱國大將軍之一，楊忠則為十二大將軍之一。西魏恭帝元年（554），楊忠受賜姓普六如氏，<sup>24</sup>直到北周末年皆以普六如氏為姓。<sup>25</sup>北周時，楊忠位至柱國、大司空、隋國公，天和 3 年（568）薨，年 62，子楊堅嗣。

西魏大統 7 年（541），楊堅生於同州馮翊般若寺，<sup>26</sup>由智仙尼姑在佛寺養育，至 13 歲（553）始還家，自幼信奉佛教。<sup>27</sup>14 歲時，京兆尹薛善辟為功曹。15 歲時，授儀同三司。16 歲時，拜開府儀同三司。北周明帝即位（557），授右小宮伯。武帝即位（560）後，遷左小宮伯，出為隋州刺史，進位大將軍。以上楊堅年紀輕輕即任高官，當然是來自父親的庇蔭，但若與西魏北周的功臣子弟相比，其實並無特別突出之處，蓋北周初年功臣子弟位至州刺史、大將軍、中大夫以上者比比皆是，《周書》各列傳隨處可見。

23 參見王光照，武藝絕倫識量沈深——隋文帝先君楊忠，《文史知識》，1993：11（1993.11），頁 87。

24 按《周書》卷 19 楊忠傳作「普六如氏」（頁 317）；《隋書》卷 1 高祖紀（頁 1）及《北史》卷 11 隋高祖本紀（頁 397），都作「普六茹氏」；宋 趙明誠，《金石錄》卷 22 有「後周同州刺史普六如忠墓誌」之跋文，（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編》12 冊所收，1977）；北齊 魏收，《魏書》卷 113 官氏志：「普陋如氏，後改為茹氏」（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頁 3007；蓋「普六如」、「普六茹」、「普陋如」，音譯無定字。

25 楊忠死於北周武帝天和 3 年（568），其墓志稱「普六如忠」（參見註 24 所引《金石錄》）；《隋書》卷 1 高祖紀上 載齊王宇文憲言於武帝「普六茹堅相貌非常」、內史王軌言於武帝：「普六茹堅貌有反相」（頁 2），可見直到北周武帝時代楊堅家皆稱「普六茹氏」。《周書》卷 8 靜帝紀 載大象 2 年（580）12 月詔「諸改姓者，悉宜復舊」（頁 135），這是楊堅掌權後篡位之前的措施，楊堅改稱楊氏可能在此時，但也很有可能在此之前的奪權過程中為拉攏弘農在地的楊氏勢力，已先行使用舊姓了。

26 按同州在西魏前期稱華州，西魏廢帝 3 年（554），改稱同州，此處用改後之名。

27 參見唐 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大藏經》史傳部四，大正原版，臺北：新文豐，1972）所收隋著作郎王劭撰《隋祖起居注》；塚本善隆，隋佛教史序說——隋文帝誕生說話的佛教化之宣布，收於《塚本善隆著作集》第 3 卷（東京：大東出版社，1975），頁 137-143。

楊堅地位逐漸突出，大致是在建德元年（572）北周武帝親政之後，這可能是和楊忠、楊堅父子在北周初年的政治鬥爭中不親附宇文護有關。《資治通鑑》載：

（楊）堅為開府儀同三司、小宮伯，晉公（宇文）護欲引以為腹心。堅以白（楊）忠，忠曰：「兩姑之間難為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sup>28</sup>

《隋書》高祖紀 載：

宇文護執政，尤忌高祖（楊堅），屢將害焉。<sup>29</sup>

《周書》楊忠傳 載保定3年（563）楊忠聯突厥伐齊回師：

高祖（武帝宇文邕）將以忠為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己，難之。<sup>30</sup>

蓋北周初年的政局，乃環繞著宇文泰諸子的周帝派（孝閔帝、明帝、武帝）與宇文泰侄兒宇文護派，兩派之間長達15年的血腥鬥爭，最後以武帝誅殺宇文護告終，<sup>31</sup>在這長期鬥爭中，楊忠、楊堅父子小心翼翼不得罪掌權的宇文護，但也不親附宇文護，而暗中傾向周帝派，因而受到宇文護的排斥，甚至幾乎遭到殺害。宇文護被誅後，武帝聘楊堅長女為皇太子妃，對楊堅才「益加禮重」。<sup>32</sup>

不過，武帝親政時代，楊堅雖益加受到禮重，但尚不能說楊堅本人有太突出的勢力。舉例言之，武帝伐北齊之前（576），楊堅還只是拜大將軍，但此時功臣子弟中拜柱國者，至少已超過十餘人。<sup>33</sup>武帝兩次伐齊之役，楊堅都受重任領軍從征，平齊之後，進位柱國，除定州總管，轉亳州總管，但此

28 宋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170 陳紀四，「臨海王光大二年」條，頁5274。

29 《隋書》，卷1 高祖紀上，頁2。

30 《周書》，卷19 楊忠傳，頁318。

31 參見拙稿，北周前期的政局與政權的弱點，《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18期（1994.12），頁89-120。

32 《隋書》，卷1 高祖紀上，頁2。據《周書》卷5 武帝紀上，載武帝聘楊堅長女為皇太子妃，是在建德2年（573）9月（頁82），因此，楊堅受到武帝「益加禮重」，是在宇文護被誅，武帝親政之後。Arthur F. Wright 將此事記為保定元年（561），是一明顯的錯誤。見アーサー・F・ライト（Arthur F. Wright）著，布目潮瀨、中川努譯，《隋代史》（*The Sui Dynasty: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D. 581-617*）（東京：法律文化社，1982.11），頁67。

33 按武帝伐齊之前，功臣子弟已拜柱國者至少包括：王謙、于寔、李暉、侯莫陳瓊、竇毅、李昺、寇紹、達奚震、侯莫陳芮、李意、若干鳳等十餘人，參見註8所引拙著附篇（五）「西魏北周柱國大將軍表」。



時不但柱國已不算尊崇，連拜授上柱國者，也已達十餘人，<sup>34</sup> 而任州總管者也是為數眾多。因此，武帝時代，楊堅地位雖漸提升，但尚不能說十分突出。《隋書》高祖紀上載：

齊王憲言於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止可為將耳。」<sup>35</sup>

按此句語意不甚清楚，或許可解做：楊堅因相貌非凡受到齊王宇文憲的猜忌，但在武帝眼裡，並不認為他有何特殊之處，終究只能任一將領罷了，而這也說明直到武帝時代尚看不出楊堅有太突出的個人勢力。

### (三) 楊堅的家族勢力

《周書》卷 16「史臣曰」載：

初，魏孝莊帝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537），魏文帝復以太祖（宇文泰）建中興之業，始命為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總百揆，督中外軍。魏廣陵王欣，元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sup>36</sup>

西魏大統 16 年時的八柱國，除宇文泰之外，分別是：李虎、元欣、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這些人物可謂西魏政權的權力核心人物，所謂「當時榮盛，莫與為比」。在此八柱國之下，有十二大將軍，分別是：元贊、元育、元廓、宇文導、侯莫陳順、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賀蘭祥、楊忠、王雄。一般據此，認為楊忠為十二大將軍之一，亦為當時之權力核心家族。然而，以上情形在北周時代已有相當的變化。

北周初年宇文護專權，西魏元老武將有的被誅除，有的被排擠，有的年老凋謝，以上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家族尚能維持權勢者已所剩無幾，如孝閔帝元年（557）2 月趙貴謀反事件，<sup>37</sup> 趙貴被誅，獨孤信被賜死，其家族勢力

<sup>34</sup> 參見註 8 所引拙著附篇（六）「北周上柱國表」。

<sup>35</sup> 《隋書》，卷 1 高祖紀上，頁 2。

<sup>36</sup> 《周書》，卷 16 侯莫陳崇傳「史臣曰」，頁 271-272。

<sup>37</sup> 關於趙貴事件，參見拙稿，宇文泰親信集團與魏周革命，《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41 期（1994.12），頁 37-41；周雙林，北周趙貴獨孤信事件考論，《文史》，1995 年，頁 57-66。

皆遭剷除；<sup>38</sup> 同年 10 月，李遠因子李植涉及孝閔帝謀誅宇文護事件，被逼自殺，家族勢力亦大受打擊；<sup>39</sup> 侯莫陳崇亦於武帝保定 3 年，得罪宇文護被逼死。而如前所述，楊忠、楊堅父子亦因不附宇文護而被排擠，幾遭殺害。因此，以上《周書》史臣所言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家族之權勢，在宇文護專權時代已完全改觀。<sup>40</sup>

再以楊忠、楊堅家族的勢力而言，楊忠在北魏末年自武川鎮流亡山東，再輾轉遷入關中，他雖自稱是弘農名族楊震之後裔，但在西魏、北周時代甚少看到楊忠與關中在地的弘農華陰楊氏有任何密切的往來。<sup>41</sup>

楊忠入關中時，有何家族人物同行不得而知，有楊處綱者，史載：「高祖祖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嘗以軍功拜上儀同」，<sup>42</sup> 很可能是楊忠同輩家族人物入關中者，官拜上儀同，是中下級之軍階小官，除此之外未見有楊忠族人在西魏、北周任官之記載。另有楊忠族人楊元孫，楊忠入關時人在鄴下，懼被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北周滅北齊後，楊元孫已死，其子楊弘入關與楊堅相認，楊堅哀之，「為買田宅」，楊弘數從征伐，在周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亦為中下級軍官。<sup>43</sup> 由以上可見，楊忠入關中後，除其本人建功立業之外，未見有龐大的家族勢力為後援。

楊忠有五子：楊堅、楊整、楊瓚（慧）、楊嵩、楊爽。楊堅為長子，楊嵩早卒，楊整在北周武帝建德年間拜開府，陳留郡公，從征北齊，歿於并州。<sup>44</sup>

38 趙貴事件後獨孤氏家道中落的情形，參見宋德喜，〈獨孤氏興衰史論——「關隴集團」政權中代北家族個案研究之一〉，《興大歷史學報》，第 2 期（1992.3），頁 22。

39 關於孝閔帝謀誅宇文護事件，參見註 31 所引拙稿，頁 90-95。該事件使大將軍李遠被迫自殺，李遠子李植、李諧、李叔謙、李淑讓亦皆死，另一子李基「例合從坐。（李）穆頻詣（宇文）護，請以子惇、怡等代基死，辭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矜之，遂特免基死。」（《周書》，卷 30 李穆傳，頁 526）此外李遠兄李賢、李遠弟李穆皆坐除名。參見《周書》，卷 25 李賢傳 及 李賢傳附弟遠傳，頁 416、422-423。

40 又據毛漢光之考察，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裔，在隋代仍保有盛貴門閥者，僅只李弼、李虎、于謹、李遠及楊忠等家，參見毛漢光，〈李淵崛起之分析——論隋末「李氏當王」與三李〉第 2 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4（1988.12），頁 1041。

41 關於西魏、北周時代弘農楊氏之活動，參見註 22 所引欠端實之文。

42 同註 21。據《新唐書》卷 71 宰相世系表一下，頁 2347，楊處綱為楊惠嘏之三代孫，與楊忠屬同一輩分。

43 《隋書》，卷 43 河間王弘傳，頁 1211。

44 關於楊嵩、楊整事蹟，見《周書》，卷 19 楊忠傳附，頁 319。

楊瓚娶武帝妹順陽公主，自右中侍上士遷御伯中大夫。保定 4 年（564），改為納言，授儀同，甚受武帝親愛，卻與楊堅不合，宣帝時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後來楊堅矯詔執政，楊瓚甚至反對他說：「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邪」，恐為家禍，陰有圖楊堅之計未成。<sup>45</sup> 楊爽 6 歲而楊忠卒，為楊堅妻獨孤氏所鞠養，因此在楊堅諸弟中最受寵愛，北周末 17 歲為內史上士。<sup>46</sup> 總之，楊堅諸弟有的早卒，有的年幼，只有楊瓚任中級官吏，但卻與楊堅不協，反對楊堅掌權，甚至要圖謀楊堅，由此可見楊堅在北周末年的崛起過程，並沒有得到多少家族勢力的奧援。

### 三、楊堅家族的婚姻與其興起的關係

#### （一）楊忠的婚姻

《隋書》卷 79 高祖外家呂氏傳 載：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為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諡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sup>47</sup>

陳寅恪根據這段史料，認為與楊忠聯姻之呂氏，乃山東寒族之低劣人家，依據當時門第之婚姻觀念，楊忠絕不可能是當時天下第一高門弘農華陰楊氏之後裔，因此推論楊忠可能為山東或鄰近地區的寒族。<sup>48</sup>

但如前所述，楊忠家確曾世居武川鎮，在六鎮之亂後流亡南下，所謂「年十八，客遊泰山」，即指這段流亡歲月，就在這段歲月楊忠娶山東寒微人家呂苦桃為妻，此後呂氏可能隨從楊忠輾轉入關中，楊忠在建功立業的過程，未見有來自妻家的援手。平齊之後，楊堅尋找其母家人，仍「求訪不知所在」，直到開皇初年，才據報找到舅子呂永吉。可見，楊忠之婚姻並沒有給楊堅家族任何的助力。

45 《隋書》，卷 44 滕穆王瓚傳，頁 1221。

46 《隋書》，卷 44 衛昭王爽傳，頁 1223。

47 《隋書》，卷 79 高祖外家呂氏傳，頁 1788。

48 同註 15。

## (二) 楊堅的婚姻

北周孝閔帝元年(557), 16歲的楊堅與獨孤信14歲的七女獨孤伽羅結婚,<sup>49</sup>獨孤信為西魏元勳武將八柱國之一,一般認為這樁婚姻對楊堅仕途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sup>50</sup>但此說頗有商榷的餘地。

獨孤氏族屬匈奴之屠各種後裔,其部族與北魏初年之建國有密切的關係,<sup>51</sup>《魏書》官氏志將獨孤部所改姓的劉氏列為勳臣八姓之一,<sup>52</sup>《周書》獨孤信傳載獨孤信先世「與魏俱起」,其祖獨孤侯尼以良家子出鎮武川,遂家於此,其父獨孤庫者,「為領民酋長,少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sup>53</sup>北魏末六鎮之亂,獨孤信避亂南下,曾輾轉隸屬葛榮、爾朱榮之下,從賀拔勝出鎮荊州,楊忠大概在此時期隸屬獨孤信之下。及孝武帝西遷,倉促之間,獨孤信單騎追隨入關。不久,與東魏戰事不利,獨孤信、楊忠奔梁三載,大統3年(537)再返關中,此後從戰洛陽、慰撫三荊、鎮守隴右,為宇文泰建立無數功業,拜大司馬、柱國大將軍,成為西魏之元勳武將貴族。獨孤信又透過聯婚,提高、鞏固其家族之地位。獨孤信長女嫁宇文泰長子宇文毓(北周明帝),四女嫁柱國大將軍李虎之子李昺(唐高祖李淵父),七女嫁大將軍楊忠長子楊堅。《周書》獨孤信傳載:

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皇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周隋及皇家,三代皆為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sup>54</sup>

49 關於楊堅與獨孤伽羅的結婚年代,史無明文,《隋書》卷36文獻獨孤皇后傳記獨孤伽羅卒年在仁壽2年(602),年50(頁1109);《北史》卷14隋文獻皇后獨孤氏傳記獨孤伽羅卒年同《隋書》,但記年59(頁533);又據《隋書》卷36文獻獨孤皇后傳:「(獨孤)信見高祖(楊堅)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可見這件婚姻是獨孤信所親定,獨孤信死於孝閔帝元年(557),若在這年獨孤信死前決定這門親事,時獨孤伽羅為14歲,則獨孤伽羅生於西魏大統9年(543),依此推之,其卒年剛好是59歲,與《北史》所載相合。以上考證參考王光照,《隋文獻獨孤皇后與開皇世政治》,《中國史研究》,1998:4,頁74-75。

50 同註2所引崔瑞德之說。

51 關於北魏建國與獨孤氏的關係,參見張繼昊,「北系部落民與北魏政權研究」,第4章匈奴系諸部第1節(臺北: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1993.5),頁144-151。

52 《魏書》,卷113官氏志,頁3014。

53 《周書》,卷16獨孤信傳,頁263。

54 同上註,頁267。

同傳「史臣曰」載：「信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sup>55</sup>《隋書》文獻獨孤皇后傳 載：「后姊為周明帝后，長女為周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為比」，<sup>56</sup>《周書》卷 16「史臣曰」載：「當時榮盛，莫與為比，故今之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云」，<sup>57</sup>一般常受這些記載的影響，而有北朝末隋唐初獨孤氏家族「貴不可言」的印象，因而易推論楊堅與獨孤氏家族聯婚，對其仕途有重要的幫助。

然而以上北朝末隋唐初獨孤氏家族貴不可言的印象，恐怕相當程度是被唐代的史家誤導了。<sup>58</sup>北周初年的一場流產政變，使獨孤氏家族的地位完全改觀。孝閔帝元年 2 月，宇文護掌權，引發元勳武將趙貴與獨孤信不滿，相謀誅宇文護，事敗，趙貴被誅，獨孤信被賜死，獨孤氏家族受到嚴重的打擊。獨孤信長女在明帝 2 年（558）正月被冊為皇后，但為后僅 3 個月即崩，死因不明。<sup>59</sup>當時宇文護掌權，明帝形同傀儡，甚至後來明帝亦被宇文護所毒弒，因此長女為后的事實，對獨孤氏家族之中衰無絲毫裨益，獨孤信諸子或被廢於家，或遭流放蜀地，要到武帝誅宇文護之後，始獲平反。<sup>60</sup>由此可見，楊堅在北周初年聯婚獨孤信，對其仕途並無任何助益。

楊堅與獨孤伽羅的婚姻不但對其仕途無益，反而可能帶來麻煩。蓋楊堅父楊忠曾是獨孤信的舊部屬，兩人原本就關係親密，獨孤信又收楊堅為女婿，兩家族關係更進一層，獨孤信謀誅宇文護被賜死，楊忠、楊堅父子自然會受到猜忌，宇文護後來雖曾欲拉攏楊堅，但又被拒，且楊忠、楊堅父子還暗中支持周帝，因此在宇文護專權時代，楊忠、楊堅父子不但被排擠，還好幾次差點被殺害。《隋書》文獻獨孤皇后傳 載北周時「后每謙卑自守」，<sup>61</sup>在某種程度上反映獨孤伽羅以受罪之家行事低調，以免連累夫家的顧忌。總之，北周初年獨孤信家族已家道中衰，楊堅聯婚獨孤氏對其仕途無甚助益。

55 同註 53，頁 271。

56 《隋書》，卷 36 文獻獨孤皇后傳，頁 1108。

57 同註 36。

58 參見註 38 所引宋德喜之文，頁 31-32。

59 《周書》，卷 9 明帝獨孤皇后傳，頁 143。

60 參見註 38 所引宋德喜之文，頁 22。

61 同註 56。

### (三) 楊堅長女的婚姻

對楊堅的仕途有重要影響的是其長女的婚姻。建德元年(572)3月,武帝誅殺權臣宇文護,4月立長子宇文贇為皇太子(後即位為宣帝),隔年(573)9月,武帝聘娶楊堅長女楊麗華為皇太子妃,此後武帝對楊堅「益加禮重」。<sup>62</sup>但如前所述,楊堅雖受到武帝更加的禮重,兩次參與領兵伐齊,又以功拜柱國,任定州總管、亳州總管,但直到武帝時代也只是如眾多的功臣子弟一般,並沒有太突出的個人勢力。

楊堅在政壇上有較突起的地位,是在武帝暴崩宣帝即位之後。《隋書》高祖紀上 載:

宣帝即位,以後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大象初(579),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每巡幸,恆委居守。<sup>63</sup>

按武帝以36歲英年而暴崩,20歲的宣帝繼位,確是北周政局的一大變局。宣帝居太子期間即惡評不斷,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每有過,輒加捶扑」,<sup>64</sup>甚至曾考慮廢之,但終未行廢立。宣帝「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閱視先帝宮人,逼為淫亂。」<sup>65</sup>宣帝在宣政元年(578)6月即位,立即對功業彪炳又有重望的叔父齊王宇文憲「深忌憚之」,乃在宮中埋伏壯士誅殺之。<sup>66</sup>7月,拜岳父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大司馬掌有相當的兵權。<sup>67</sup>宣帝此項任命,顯然是 在誅殺齊王宇文憲之後,引進較親密者以鞏固其帝位的措施,於是楊堅頓時成為北周政壇上的重要人物。

大象初年,楊堅遷大後丞、右司武,不久轉大前疑。大後丞、大前疑與大右弼、大左輔合稱四輔,是大象元年正月新置,蓋為位等三公的尊崇職

<sup>62</sup> 同註32。

<sup>63</sup> 《隋書》,卷1 高祖紀上,頁2。

<sup>64</sup> 《周書》,卷7 宣帝紀,頁124。

<sup>65</sup> 同上註。

<sup>66</sup> 《周書》,卷12 齊煬王憲傳,頁195。

<sup>67</sup> 參見王仲榮,《北周六典》,卷5 夏官府(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22-323。按北周武帝誅宇文護後,廢都督中外諸軍事府,大司馬的地位更重要。《周書》卷13 衛刺王直傳載誅宇文護後,宇文直「請為大司馬,意欲總知戎馬,得擅威權」,武帝未許(頁202),可見大司馬職位之重要性。

位。<sup>68</sup> 右司武可能是右武伯所改，<sup>69</sup> 而右武伯「掌內外衛之禁令，兼六率之士」，<sup>70</sup> 是近衛軍長官，<sup>71</sup> 可見此時楊堅已居位高權重的重要職位，宣帝「每巡幸，恆委居守」，可說是宣帝時代的新貴之一。

以上因武帝暴崩宣帝急欲鞏固帝位而特意拉拔岳父楊堅，楊堅因而成為政壇的新貴之一，可說是楊堅長女的婚姻對楊堅仕途所帶來的重大影響，然而，若說這種影響是楊堅興起篡周建隋的決定性因素，則似乎言之過早。

大象元年正月，初置四輔官，以上柱國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相州總管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隨國公楊堅為大後丞。2月，宣帝誅殺徐州總管王軌、并州刺史宇文神舉、小冢宰行軍總管宇文孝伯、秦州總管尉遲運等四位武帝的親信重臣，<sup>72</sup> 同時傳位給皇太子（靜帝），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台，提升近臣的地位，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以鄭譯為內史上大夫。可見宣帝即位後，除了誅殺齊王宇文憲、拉拔楊堅之外，同時又誅殺了多位武帝的親信重臣，而昔日東宮舊屬亦一躍而為政壇新貴。

楊堅雖然亦躍居政壇新貴之一，但宣帝時代政局充滿不安，這位少年皇帝濫誅大臣、隨意變革、遊戲無度，動輒鞭撻臣下，造成人心惶惶。《周書》宣帝紀 載：

其後遊戲無恆，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 陪侍之官，皆不堪命 擯斥近臣，多所猜忌 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

68 參見前引王仲榮，《北周六典》，卷1 四輔，頁13-15。

69 右司武可能是右武伯所改，參見前引王仲榮，《北周六典》，卷7 六官餘錄第十三，頁505。不過，谷霽光則認為右司武是在右武伯之外增設的近衛軍長官之一，參見氏著，《府兵制度考釋》，第2章第3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頁74-75。

70 《隋書》，卷12 禮儀志七，頁282。

71 據濱口重國的研究，西魏的近衛軍制度在恭帝3年行六官時，也隨之改變，分為侍從府及近衛軍，侍從府的長官是左右宮伯，近衛軍的長官是左右武伯；谷霽光認為左右宮伯是以「侍」為主，「更直於內」，左右武伯是以「衛」為主，掌內外之禁，而此制度主要是北周時宇文護所訂。不論如何，左右武伯是當時近衛軍的長官。以上參見濱口重國，《西魏の二十四軍と儀同府》，收於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 初版），頁172-175；前引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第2章第3節，頁74-75。

72 按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尉遲運等人皆為武帝親信重臣，因受武帝之託管教宣帝過嚴而遭宣帝記恨，宣帝即位後乃藉故誅殺之，事見《周書》，卷40 各人列傳。

杖背。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sup>73</sup>

在這種情形下，楊堅雖以后父之故成為宣帝朝的新貴，但也不免被猜忌，在喜怒無常的宣帝面前，也是朝不保夕。

大象元年 2 月，宣帝改稱天元皇帝，改楊皇后稱天元皇太后，4 月增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7 月增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共有四后，至大象 2 年（580）3 月，再增立奪自杞國公宇文亮子媳的尉遲氏為天左太皇后，並改他后名稱，總共五皇后。<sup>74</sup> 由宣帝屢增皇后，已可窺見楊皇后早已失寵，楊堅的地位也已動搖了。《隋書》高祖紀上 載：

高祖（楊堅）位望益隆，帝（宣帝）頗以為忌。帝有四幸姬，並為皇后，諸家爭寵，數相毀譖。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sup>75</sup>

不但楊堅朝不保夕，楊堅女楊皇后也幾乎被逼死。《周書》宣帝楊皇后傳 載：

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sup>76</sup>

由此可見，楊堅雖因長女婚姻之故，一度以后父之尊躍為宣帝朝的新貴之一，但未必即已具有多大的勢力。在喜怒無常的少年皇帝面前，楊堅和其他大臣一樣都是朝不保夕，於是楊堅透過曾有同學之誼的宣帝近臣內史上大夫鄭譯，要求外放，鄭譯為楊堅謀得揚州總管一職，熟料在出發之前，宣帝突然病重，鄭譯、劉昉等近臣遂引楊堅入宮，矯詔輔政。

綜而言之，楊忠妻呂氏出自山東寒微之家，對楊堅家族並無任何助益；楊堅妻獨孤氏雖是西魏八柱國之一的元勳武將家族，但因北周初年的趙貴事件，獨孤信被賜死，家族人物或被流放或被廢於家，獨孤氏家道中衰，因此楊堅與獨孤氏的婚姻，不但對楊堅仕途無益，反增加被猜忌，楊堅也差點被宇文護所殺害。至於楊堅長女嫁宣帝，在武帝暴崩後，宣帝欲引岳父楊堅助其鞏固帝位，楊堅確實因而躍為宣帝朝的新貴之一，但隨著宣帝的猜忌、誅

<sup>73</sup> 《周書》，卷 7 宣帝紀，頁 125-126。

<sup>74</sup> 關於宣帝增改皇后之事，頗為複雜，請參見《資治通鑑》卷 173 陳紀七 及卷 174 陳紀八，頁 5396-5399；頁 5405-5406。

<sup>75</sup> 《隋書》，卷 1 高祖紀 上，頁 3。

<sup>76</sup> 《周書》，卷 9 宣帝楊皇后傳，頁 145-146。



殺，楊堅亦朝不保夕。後來宣帝暴崩，中樞無主，楊堅矯詔輔政，那完全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變局，楊堅乃是充分掌握此一變局而得位。因此，楊堅在宣帝時代之突然興起，雖與其女之婚姻有相當的關係，但不宜過度強調此種關係，而認為楊堅在周末已擁有龐大的勢力以致終能篡得政權。

#### 四、西魏北周時期之漢人勢力與楊堅興起的關係

由於受到正史記載楊堅出身於弘農華陰漢族名門的影響，一般論著常強調西魏北周時期關隴漢族勢力高張，楊堅因受到此一關隴漢族勢力的支持，而能結束北朝以來之鮮卑胡族政權。誠然，在北周末年的變局中，楊堅受到漢族士人如鄭譯、劉昉等人的拉拔，又受到關隴武將如韋孝寬、梁士彥等人的相助，但如前面所論，隋室出自弘農華陰之記載既不可信，那麼關隴漢族勢力與楊堅之興起有何關係，當再深究，以下稍費篇幅先考察西魏北周時期漢人勢力之升降，再論述其與楊堅興起之關係。

##### (一) 西魏政權下的漢人勢力

北魏正光 5 年 (524)，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殺鎮將起兵，掀起了北魏末年的大動亂，史稱「六鎮之亂」。在此動亂之下，北鎮人物紛紛南下，最後大多匯聚在平定動亂的爾朱榮底下，北魏朝廷亦被爾朱榮所把持。後來北魏孝莊帝誅殺爾朱榮，爾朱榮從子爾朱兆又殺孝莊帝，原投靠在爾朱氏底下的懷朔鎮人高歡趁機崛起，取代爾朱氏勢力，太昌元年 (532) 高歡立孝武帝，控制洛陽朝政。

另一方面，永安 3 年 (530)，爾朱榮派從子爾朱天光率賀拔岳、侯莫陳悅領遠征軍入關中平亂。後來爾朱天光東出被高歡所敗，關中遠征軍由賀拔岳所統率。永熙 3 年 (534) 2 月，孝武帝不滿高歡操控朝政欲引賀拔岳為外援，高歡乃策動侯莫陳悅殺害賀拔岳，倉促之間賀拔岳餘眾推舉宇文泰討平侯莫陳悅，宇文泰遂掌握關中霸權。

永熙 3 年 7 月，孝武帝不堪高歡大軍的壓迫，率領洛陽百官及部分近衛軍投奔關中的宇文泰。宇文泰迎孝武帝都長安，同年閏 12 月宇文泰弒帝，另立元寶矩，史稱西魏文帝。高歡則另立元善見，史稱東魏孝靜帝，遷都於鄴城。

西魏政權大致可析分為三股主要的勢力，第一是南下的北鎮勢力，以宇文泰接收自賀拔岳的遠征軍團為核心，此軍團的領導階層多出身於以武川鎮為主的北鎮人物，其中大多是鮮卑族或鮮卑化的各族人物，這些北鎮武將因高歡殺賀拔岳之仇，誓死反對高歡。第二是關隴河南河東的土著勢力，包括關隴地區的胡漢武裝豪族以及漢人名望家族，他們有的在討平地方動亂時早已與賀拔岳軍團合作，有的則效忠北魏帝室，反對高歡，保衛鄉里，而河南河東地區亦有許多漢人豪族領兵投靠西魏政權。第三是追隨魏帝西遷的勢力，包括追隨魏帝的洛陽官員以及近衛軍，其中也有許多是山東地區的漢族士人。<sup>77</sup>

東西魏分立之初，雙方爭戰不已，東魏不論在領土、資源、外交、兵力等各方面都處於絕對的優勢，西魏則面對著東魏強大的武力威脅，因此上述西魏三股勢力唯有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始能共渡難關。宇文泰雖掌控西魏大權，但對各股勢力皆採取安撫、妥協的措施，並且積極引用漢族士人，推行各項政治革新以號召人心，在這種情況下，不但關隴河南河東的漢人武裝豪族受到相當的尊重，追隨魏孝武帝入關的山東士人也都能隨才任用，因此，西魏初年以上三股勢力大致上尚能維持某種程度的權力平衡。<sup>78</sup>

西魏的改革，最耳熟能詳的是宇文泰重用漢族名士蘇綽推動的一系列革新措施，如大統元年(535)，宇文泰命蘇綽「斟酌古今，參考變通，可以益國利民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請魏帝實行之；<sup>79</sup>蘇綽又草擬「六條詔書」，其綱目包括：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卹獄訟、均賦役，很得到宇文泰的贊賞，命百官必須背誦，否則不得居官。<sup>80</sup>西魏政風較為清明，確實是與勵行六條詔書有關。<sup>81</sup>此外蘇綽的改革影響最大的還包括實行府兵制度、六官制度等等，其中六官制度是在蘇綽死後，由山東士人盧辯所完成。<sup>82</sup>

77 關於西魏政權各股勢力的分析，參見拙稿，西魏政權的構造及其性格，《東洋史苑》，第42、43合併號(1994.3)，頁1-24。

78 關於西魏初年內部三股勢力的妥協、均衡，參見註77所引拙稿，頁15-17。

79 《周書》，卷2 文帝紀下，頁21。

80 《周書》，卷23 蘇綽傳，頁382-391。

81 關於六條詔書對當時政風的具體影響，參見谷川道雄，蘇綽の六條詔書について，《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 史學》15(1967)，頁10-12。

82 《周書》，卷24 盧辯傳，頁404。

宇文泰不但重用漢族士人推動政務，更大量召募關隴豪右補充兵源。蓋宇文泰以武川鎮人而遠據關隴，其北鎮兵力原本有限，在屢次征戰中又不斷損耗，因此唯有極力爭取關隴望族之支持。當時戰亂頻仍，各地土族首望多糾合鄉人，或散資財招募義徒，以圖自衛，因此地方勢力不斷增長，宇文泰則極力吸收這些地方鄉兵勢力。<sup>83</sup> 大統 9 年（543）的邛山之役，西魏軍隊損傷慘重，宇文泰「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sup>84</sup> 更是大規模、有系統的吸收地方鄉兵，然後逐步將之編入府兵組織系統，關隴豪右紛紛成為府兵的中下級將領。<sup>85</sup>

從以上情形看來，相對於東魏政權之下的漢人武裝豪族勢力被壓抑，<sup>86</sup> 西魏統治之下的關隴漢族勢力則相當受禮重，然而若因而說關隴漢人勢力已達高張之地步，則稍嫌過早。<sup>87</sup>

蓋在西魏中後期，隨著東魏的威脅逐漸解除，西魏政權趨於穩定之後，上述西魏三股勢力大致平衡的局面，逐漸發生變化，以宇文泰為中心的北鎮勢力迅速擴張，佔據各軍政高層要職，至於其他兩股勢力則逐漸受到排擠。<sup>88</sup> 到了西魏後期，宇文泰為安排身後宇文氏家族能繼續掌權，逐漸培植自己的親信集團掌權，此時不但其他勢力仍受排擠，非宇文泰嫡系的北鎮武將權力也逐漸被架空。西魏恭帝 3 年（556），宇文泰在出巡途中病危，諸子尚幼，急召侄兒宇文護託以後事，在於謹等宇文泰親信集團的輔佐之下，宇文泰嫡長子宇文覺篡魏建周，宇文護以大司馬掌兵權攝政，這引起北鎮元勳武將趙貴、獨孤信等人的不滿，謀誅宇文護，事敗，趙貴被誅，獨孤信被賜死，宇文氏政權確立，宇文泰親信集團完全掌握政權。<sup>89</sup>

83 關於宇文泰吸收關隴望族的鄉兵，參見註 7 所引蘇慶彬之文，頁 120-129。

84 《周書》，卷 2 文帝紀下，頁 28。

85 關於宇文泰收編地方鄉兵成為府兵，參見註 71 所引濱口重國之文，頁 228-230。

86 關於東魏高歡時代抑制漢人武裝豪族勢力，參見拙著《北齊政治史研究——北齊衰亡原因之考察》第 5 章第 1 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 75，1987.6），頁 193-195。

87 註 7 所引蘇慶彬之文，用「關隴漢人勢力之高張」來形容西魏北周時代之漢人勢力（頁 120）。

88 關於西魏中期北鎮勢力之擴張，參見拙稿，從府兵將領看西魏中朝的權力結構，《臺南師院學報》，第 27 期（1994.6），頁 211-236；論北鎮勢力在西魏政權中的擴張——「關隴集團」權力結構演變之一考察，《大陸雜誌》，90：3（1995.3），頁 1-13。

89 關於西魏後期宇文泰親信集團的興起，參見註 37 所引拙稿，宇文泰親信集團與魏周革命。

經過以上西魏中後期的權力結構變化之後，關隴河南河東的漢人豪族在西魏政權中已經逐漸被邊緣化，他們雖仍有不少居政府官職，或仍統領基層的府兵，但不論其權力分量或升遷速度都受到相當的限制，不再像西魏早朝那樣受到重視了。

## (二) 北周政權下的漢人勢力

北周初年趙貴事件之後，「諸宿將等多不自安」，<sup>90</sup> 爭相往附宇文護，宇文護逐漸專權，所謂「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sup>91</sup> 在這種情形下，宇文護勢傾王室，宇文護與孝閔帝（周天王宇文覺）衝突表面化，原本支持宇文護維繫宇文氏政權的宇文泰親信集團，也因而分裂成親宇文護派與親周帝派，北周前期的政局，則可說是親宇文護派與親周帝派兩派長期的血腥鬥爭。孝閔帝元年 9 月，宇文護廢孝閔帝（不久誅殺之），改立宇文泰長子宇文毓，史稱明帝。明帝雖不與宇文護正面衝突，但仍暗中較勁。明帝武成 2 年（560）4 月，宇文護毒弒了明帝，明帝臨終前遺詔其弟宇文邕（武帝）繼位。武帝宇文邕即位後，既不與宇文護正面衝突，也不暗中和他爭權，在宇文護面前百依百順，整日談論儒玄，不過問政事，極力避免被猜忌。天和 7 年（572）3 月，武帝在宮中狙殺了宇文護，並一舉誅除其家族及黨羽，結束了兩個宇文氏家族 15 年來的恩恩怨怨。<sup>92</sup> 武帝親政後，加強中央集權體制，勵行富國強兵政策，終於併滅北齊，北周國力達到了鼎盛，但北周政權也潛伏著危機。

從權力結構的角度來看，北周前期宇文護專權時代，權力核心多由原文宇文泰親信集團中的親宇文護派所把持，宇文護專權後期，隨著政壇元老舊臣的凋謝，又大量引進宇文氏宗室人物出任要職，西魏初年各股勢力更被排除在權力核心之外，在這種情形下，關隴河南河東的漢人勢力，除少數個例外，<sup>93</sup> 普遍受到漠視。武帝親政以後，雖擴大府兵，所謂「改軍士為侍官，

<sup>90</sup> 《周書》，卷 29 侯植傳，頁 506。

<sup>91</sup> 《周書》，卷 11 晉蕩公護傳，頁 167-168。

<sup>92</sup> 關於北周前期兩個宇文氏家族的長期鬥爭，參見註 31 所引拙稿，北周前期的政局與政權的弱點。

<sup>93</sup> 參見張偉國，《關隴武將與周隋政權》，第 3 章第 2 節「宇文護與河東漢人豪族」（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3），頁 86-88。按張偉國考察宇文護與河東漢人有特殊的關係，但他從「宇

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sup>94</sup>亦即從關隴地區擴充軍隊的兵源，增加軍隊數量，但軍隊中高級將領仍多由宇文氏宗室人物所把持，或提拔北鎮武將的功臣子弟出任，六府長官甚至是中大夫以上的政府官員，亦是如此，可見武帝親政時代權力重心仍普遍由宇文氏宗室所把持的情形，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改變。<sup>95</sup>在這種情形之下，關隴河南河東的漢族人士仕途普遍不如意，他們在北周政權中的勢力自然說不上高張。茲因篇幅所限，僅舉數例說明如下。

京兆武功蘇氏，是當時關中第一等的望族，該族人物蘇亮、蘇讓、蘇綽、蘇椿等人在西魏初年皆積極支持宇文泰，蘇亮、蘇綽並稱二蘇，<sup>96</sup>皆深受宇文泰倚重，蘇亮歷中書監、秘書監、大行台尚書，官至侍中，蘇綽以行台郎中、大行台度支尚書為宇文泰擘劃新政改革。<sup>97</sup>然而，大統 12 年（546）蘇綽卒、大統 17 年（551）蘇亮卒，此後就少見到蘇氏人物出任重要職務了。蘇綽子蘇威娶宇文護女新興公主，但見宇文護專權不為所用，「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娛」，武帝親政後拜稍伯下大夫，但蘇威「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sup>98</sup>蘇威屢次避官當然與他對北周官場失望不無關係。

弘農華陰楊氏，亦為關中第一望族。西魏初年有楊寬、楊儉、楊敷等人出仕。楊寬以閭內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帝入關，歷兼吏部尚書、侍中、涇州都督，大統 16 年宇文泰引為大丞相府司馬，魏廢帝初，入為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其後官運多乖，卒於保定元年（561）。<sup>99</sup>楊寬兄楊儉，孝武帝西遷後任侍中、驃騎將軍，大統 7 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為

---

文護僚屬家世表」分析出漢人豪族的影響力日益重要，則有待商榷，蓋漢族士人憑其文書才華本即多出任幕僚人物，但就整體權力結構而言，應分析六府高級官員及高級將領較有代表性。

94 《隋書》，卷 24 食貨志，頁 680。按此條史料《隋書》食貨志繫於建德 2 年，但據《周書》卷 5 武帝紀上，改軍士為侍官一事，繫於建德 3 年 12 月（頁 86），應以《周書》為是。

95 關於武帝親政時代政府長官以及高級將領的權力結構，請參考註 8 所引拙著「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以權力結構演變為中心之考察」，第 5 章第 3 節，頁 198-212。

96 《周書》，卷 38 蘇亮傳，頁 678。

97 《周書》，卷 23 蘇綽傳，頁 382-391。

98 《隋書》，卷 40 蘇威傳，頁 1185。

99 《周書》，卷 22 楊寬傳，頁 364-367。

華州都督，大統 8 年（542）卒。<sup>100</sup> 楊寬侄兒楊敷，北周天和 6 年（571）以汾州刺史領兵抗拒北齊軍隊，兵敗被擒，敷不屈憂憤卒於鄴，其家人卻未受撫恤，楊敷子楊素深抱不平，上表申理，還差點被武帝處斬，經楊素豪語抗辯，才勉強受到撫恤，但也只不過授楊素下級軍官之職。<sup>101</sup> 而北周時代幾乎未見弘農楊氏人物擔任要職。

京兆杜陵韋氏，世為三輔著姓。西魏初年有韋孝寬、韋瑱等人積極支持宇文泰。韋孝寬在北魏末年即與北鎮武將獨孤信齊名，「政術俱美，荊部吏人，號為聯璧」，但後來獨孤信等北鎮武將屢次超遷，而韋孝寬仕途並不順遂。大統 12 年（546）玉壁之戰，韋孝寬抗拒高歡大軍，致高歡退兵而死，建有大功，但大統 16 年時，獨孤信等北鎮武將已紛紛拜柱國大將軍，韋孝寬還只是一個中級將領開府儀同三司。此後韋孝寬經歷漫長歲月，到了北周末年終於升到了上柱國的位置，此時已是 70 歲的老將，可說是漢族人物中碩果僅存的元老武將。<sup>102</sup> 韋瑱曾任宇文泰的行臺左丞，屢次從戰有功，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大都督、行京兆郡事、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恭帝 3 年（556）任瓜州刺史，北周初年卒，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尚只是中級將領而已。<sup>103</sup>

從以上數例，明顯可見西魏初年在政壇上深受倚重的關隴漢族人物，在西魏末以後仕途普遍不如意，或者相對於北鎮武將人物而言，仍處於政府中較中下階層的地位。這種情形自然是和上述西魏北周權力結構演變過程密切相關，因此不能由西魏初年宇文泰大量引用漢人的情形，推論到北周時期之漢人勢力高張，相反的，漢人勢力在北周時期反而是有普遍受到壓抑的現象。

### （三）漢人勢力與楊堅興起的關係

<sup>100</sup> 《周書》，卷 22 楊寬傳附楊儉傳，頁 368。

<sup>101</sup> 《隋書》，卷 48 楊素傳 載：「武帝親總萬機，（楊）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帝不許，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乃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壯其言，由是贈敷為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頁 1281）

<sup>102</sup> 《周書》，卷 31 韋孝寬傳，頁 535-544。

<sup>103</sup> 《周書》，卷 39 韋瑱傳，頁 693-694。

關於楊堅的興起與漢人勢力的關係，首先應留意的是，支持楊堅者來自許多不同的勢力，不僅只是關隴河南河東的漢人勢力，同時也包括北鎮勢力、追隨魏帝西遷的勢力等等，而支持楊堅者也是出自許多不同的動機，以下略述楊堅掌權的過程，再加以分析說明。

大象 2 年 (580) 5 月甲午 (9 日) 夜，宣帝病重，御正下大夫劉昉、內史上大夫鄭譯等謀引楊堅輔政，乙未 (10 日) 宣帝崩，秘不發喪，劉昉、鄭譯矯詔引楊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反對在詔書上署名，劉昉代簽之。<sup>104</sup> 楊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嫁突厥為辭，徵宇文氏五王入朝，楊堅並引楊雄、李德林、高頴等人組成班底後，始對外發喪，楊堅自任左大丞相，總攬朝政。6 月，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反，聲勢極為浩大，有眾數 10 萬人，盤據舊齊之地，7 月鄭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響應，其勢力在南方近陳之地，8 月益州總管王謙舉兵，據有巴蜀之地，此即所謂三方之亂。楊堅以執政之優勢，發關中兵，以關隴元老武將韋孝寬為行軍元帥，領行軍總管梁士彥、元諧、宇文忻、宇文述、崔弘度、楊素、李詢等討尉遲迥，以王誼為行軍元帥討司馬消難，以梁睿為行軍元帥討王謙。8 月，尉遲迥兵敗自殺，9 月司馬消難投奔陳朝，10 月王謙兵敗被殺。在討平三方之亂中，北周元老重臣并州總管李穆、幽州總管于翼、京洛營作大監竇熾等人不附從尉遲迥，亦為楊堅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三方之亂被平，宇文氏宗室陸續被誅，楊堅掌權之勢已確立，遂於次年 (581) 2 月篡周建隋。

以上在楊堅掌權過程中支持他的人，包括關隴河南河東的土著勢力，如韋孝寬、梁士彥、楊雄、楊素、李穆、李詢、宇文忻等人；有北鎮勢力或其後裔，如梁睿、于翼、于義、宇文述、王誼等人；有追隨魏帝西遷勢力或其後裔，如鄭譯、劉昉、崔弘度、元諧、竇熾等人；有原北齊之遺臣，如李德林，亦有獨孤信舊屬高賓子高頴。可見支持楊堅者並不限於漢人勢力，而幾乎遍及西魏北周內部的各股勢力。

再稍加留意，可發現這些支持者出於各種不同的利害考量，如滎陽鄭譯、博陵劉昉其父皆屬追隨魏帝西遷的山東漢族士人，宣帝為太子時，鄭

<sup>104</sup> 按宣帝駕崩過程的日期，《周書》宣帝紀與《隋書》高祖紀所記不同，司馬光《通鑑考異》指應從《隋書》高祖紀。此處乃依《資治通鑑》卷 174 陳紀八 宣帝太建十二年條，頁 5408-5409。又此處日期換算，依《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

譚、劉昉為東宮僚屬，宣帝即位後分別任內史上大夫與御正下大夫，這是隨著北周政體日趨中央集權化，強化皇帝權之後的側近要職，<sup>105</sup> 鄭譚、劉昉頓時成為寵幸近臣、政壇新貴，他們擔心宣帝死後自己的權勢不保，而鄭譚與楊堅有同學之舊，<sup>106</sup> 引楊堅輔政旨在續保其權勢，當楊堅尚在猶豫時，劉昉甚至半脅迫地說：「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sup>107</sup> 可見並非衷心要擁戴楊堅；楊堅執政之後，以中央朝命發兵討亂，名正言順，諸將或為自保，或見形勢不明只能順從中央朝廷，如李穆、于翼、竇熾、韋孝寬、梁睿等元老武將大多如此，他們自以為是「扶翼周朝」，未必是要助楊堅篡奪，後來楊堅權勢坐成，「而其篡奪，轉莫之能禦矣」，<sup>108</sup> 有的人見此，轉而持消極之抵抗態度，如百官勸進楊堅時，竇熾「不肯署牋」，<sup>109</sup> 梁睿雖參與勸進，但在楊堅即位後，「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 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代」。<sup>110</sup> 另外，李穆是宇文泰的元從親信，于翼是西魏八柱國之一于謹之子、宇文泰的女婿，兩人與尉遲迥原皆屬宇文泰親信集團人物，但當北周前期宇文泰親信集團分裂，兩宇文氏家族惡鬥時，于翼、李穆皆屬親周帝派，李穆兄李遠一家，且因涉及孝閔帝謀誅宇文護事件，幾遭滅門之禍，<sup>111</sup> 于翼亦屢遭宇文護猜忌，而當時尉遲迥屬於親宇文護派，尉遲迥、尉遲綱兄弟可說是宇文護的爪牙親信，因此李穆、于翼不附從舊政敵尉遲迥，是有跡可尋的；王誼父王顯，是宇文泰舅父王盟之兄子，王誼在北周前期亦屬親周帝派，與尉遲迥等親宇文護派敵對，<sup>112</sup> 武帝即位後始受重用，但被宣帝猜忌，外放為襄州總管。

由以上可見，支持楊堅者包括各種勢力，而且是基於各種理由，從現有

<sup>105</sup> 按武帝、宣帝時中央集權化日甚，許多漢族士人即因進入御正、內史系統任官，地位始再逐漸重要起來。關於御正、內史系統在北周體制內的意義，參見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第 III 編第 4 章 周末 隋初の政界と新舊貴族（東京：筑摩書房，1971），頁 342-343。

<sup>106</sup> 《隋書》，卷 38 鄭譚傳，頁 1136。

<sup>107</sup> 《隋書》，卷 42 李德林傳，頁 1198-1199。

<sup>108</sup> 同註 5 所引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第 15 章第 1 節「隋文帝代周」，頁 772。

<sup>109</sup> 《周書》，卷 30 竇熾傳，頁 520。

<sup>110</sup> 《隋書》，卷 37 梁睿傳，頁 1127-1128。

<sup>111</sup> 同註 39。

<sup>112</sup> 《隋書》，卷 44 王誼傳，頁 1168。



史料上，很難說是基於楊堅是否是漢人的身分考量。但這並不是說楊堅之興起與漢人勢力無關，相反的，當此之時楊堅為穩住其掌權之勢，當然不會放棄任何可以爭取的勢力，而利用其不同的身分關係以爭取各種勢力的支持乃是很自然的事。

當宣帝崩後楊堅執政時，楊尚希在相州見尉遲迥有異心，乃逃歸京師，《隋書》楊尚希傳 載：

高祖（楊堅）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尉遲）迥而至，待之甚厚。及迥屯兵武陟，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sup>113</sup>

按楊尚希是在地的弘農華陰人，楊堅「以尚希宗室之望」，「遣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因此這條史料常被用來作為楊堅出自弘農楊氏之佐證，但此一史料也可解讀為只是楊堅在緊要關頭攀附關係以擴大支持之作為。<sup>114</sup>值得一提的是，楊尚希曾在西魏末年受宇文泰賜姓普六茹氏，<sup>115</sup>此時仍未復姓，<sup>116</sup>而楊堅家亦受賜姓普六茹氏，此時亦未復姓，則這裡所謂「宗室之望」所強調的楊尚希與楊堅同姓，似有兩種可能，若指同姓楊氏，則顯示當時雖受賜姓但私底下仍用舊姓，若是指同姓普六茹氏，則更見當時實行賜姓之徹底，<sup>117</sup>到底何者為是，在此僅做為問題提出，暫不解決。不論如何，在此緊要關頭楊堅遣楊尚希「督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自然是有援引地方勢力以擴大支持的用意，而這種作為在當時不能說沒有助益。

不過，關隴地區的漢族勢力支持楊堅，與其強調是基於楊堅的漢人身分認同，不如從上述權力結構的演變情形來思考較為允當。筆者曾考察在楊堅

113 《隋書》，卷 46 楊尚希傳，頁 1252-1253。

114 《隋書》，卷 43 觀德王雄傳：「史臣曰：高祖始遷周鼎，眾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頁 1218），可見在篡奪之際，楊堅很有可能攀附各種關係，以助其擴大支持穩住情勢。

115 同上，頁 1252。按楊尚希與楊堅家皆受賜姓普六茹氏，但據《周書》卷 29 楊紹傳，頁 501，同為弘農出身的楊紹卻被賜姓叱利氏（《隋書》卷 43 觀德王雄傳，頁 1215，楊雄父楊紹受賜姓叱呂引氏），可見並非同姓者皆被賜同一個姓。

116 按恢復舊姓是在大象 2 年 12 月，即楊堅掌權後篡位之前（參見註 25），故此時楊尚希應仍稱普六茹氏。

117 據濱口重國之研究，西魏之賜姓有相當程度的強制性，由目前史料所見在公文書甚至個人墓誌皆使用被賜的胡姓，且被賜姓後，同姓之間採行同姓之儀禮，包括同姓不婚等。參見濱口重國，西魏に於ける虜姓再行の事情，收於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下卷，頁 751-753。

掌權過程中，其積極支持者的特色，發現有許多是在西魏北周權力結構演變過程中，遭受排擠或失意的人物，如前述京兆武功蘇氏、弘農華陰楊氏、京兆杜陵韋氏等關隴漢族勢力，在北周時代都遭受到壓抑，此時則有蘇威、楊素、韋世康等重要人物積極支持楊堅；又如高頴是獨孤信舊屬高賓之子，獨孤氏家道中衰後，高頴家亦受壓抑，李德林則是北齊亡國遺臣，在周末處境亦頗失意，<sup>118</sup> 他們都成為楊堅奪權之心腹。再從這些積極支持者的任官階層觀之，他們在北周末年都為中下層的官員，在楊堅掌權成功後他們紛紛出任高層要職，因此，周隋之禪代同時也帶動統治階層的變動，前此以宇文氏宗室為首的北鎮勢力消退，而之前被排擠的關隴河南河東漢族勢力以及追隨魏孝武帝勢力抬頭。<sup>119</sup> 從這個角度來看，關隴河南河東山東地區的許多漢人支持楊堅，與其說是基於楊堅的漢人身分，不如說是趁此政局變動之際，另投明主以尋求改變已往被壓抑的命運，他們與楊堅先前可能有各種連結的關係，但除少部分楊堅親近人物之外，大部分應是順應時局或是臨時起義的，因此在周末變局中，楊堅雖然得到許多關隴漢人勢力的支持，但並不能說楊堅在周末已經擁有一個勢力龐大的漢人集團為其篡奪之基礎。<sup>120</sup>

## 五、結語

北周末年楊堅在毫無跡象的情形下突然興起代周，引起不少史家驚訝：「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為了解釋這種突起的變局，已往學者都強調楊堅之家世背景與其婚姻關係，認為楊堅在北周末年已有雄厚的個人勢力。另外有的學者則從西魏北周漢族勢力之興起，強調楊堅出身弘農華陰之漢人名門家族，因而能夠得到漢族勢力之支持。以上這些說法雖然有部分

<sup>118</sup> 《隋書》，卷 42 李德林傳，頁 1198-1199。

<sup>119</sup> 參見註 8 所引拙著第 6 章「周隋革命與統治階層的變動」，頁 246-258。

<sup>120</sup> 甘懷真，楊堅集團與隋朝開國——兼論隋朝立國文化政策一文，基本上同意前引拙著所論西魏北周時代關隴漢人豪族及追隨魏孝武帝勢力被壓抑，轉而支持楊堅之說，但該文進一步分析上述這些被壓抑的勢力透過府主僚佐、舊君故吏的關係，締構成以楊堅為首的強大政治集團，此說筆者尚有疑慮，雖然支持楊堅者不乏有各種可能的連結關係，但若說在北周末年已形成一個「楊堅集團」，則尚待商榷。筆者認為許多支持者是在周末變局中考量自己的處境而主動或被動捲入的，並非在此之前已先有一個政治集團。甘懷真之文收於《第四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成功大學，1999），頁 711-743。

事實，但卻不能做過度的推論。

楊隋先世出自弘農華陰漢族名門之記載，經近代學者的考察，大多認為不足採信，楊隋先世確切的籍貫與族屬雖難以考究，但自楊元壽以來已有五代居於北邊的武川鎮，且其家族具有相當的胡族文化色彩，應無疑慮。

北魏末年六鎮之亂，楊堅祖父楊禎避亂南下，在參與討伐叛軍中不幸戰死，楊堅父楊忠流亡於山東一帶，被俘入梁又北歸，後來輾轉追隨魏孝武帝入關中，在西魏建功立業，為西魏十二大將軍之一，受賜姓普六茹氏，北周時位至柱國、大司空。史書雖載楊忠為弘農華陰人，但楊忠隻身在動亂的歲月中由北邊的武川鎮輾轉入關中，未見與弘農華陰的在地楊氏人物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楊忠雖在關中發跡，但在關中並沒有龐大的家族勢力。

楊堅受父蔭，年輕時代即以功臣子弟入仕，但早年官歷並不突出，反而因在北周初期的政治鬥爭中不親附權臣宇文護，遭受排斥，甚至幾乎遭到殺害。武帝誅殺宇文護之後，楊堅才受到禮重，但直到武帝時代尚看不出楊堅有太突出的個人勢力。可見，楊堅之家世背景雖提供其出仕之基本條件，但大致上也僅只於此，對於後來楊堅之興起並無絕對之影響。

再從楊堅的家族婚姻關係觀之，楊忠妻呂氏出自山東寒微之家，對楊堅家族勢力之發展並沒有任何助益；楊堅妻獨孤氏雖是西魏八柱國之一的元勳武將家族，但因北周初年的趙貴事件，獨孤信被賜死，家族人物或被流放或被廢於家，獨孤氏家道中衰，楊堅與獨孤氏的婚姻，不但對楊堅仕途無益，反而增加被猜忌，楊堅也差點被宇文護所殺害。至於楊堅長女嫁宣帝，在武帝暴崩後，宣帝為引親人助其鞏固帝位，楊堅確實因而躍為宣帝朝的新貴之一，但隨著宣帝反覆無常的猜忌、誅殺，楊堅亦朝不保夕。後來宣帝暴崩，中樞無主，楊堅矯詔執政，那完全是一場突如其來的變局，楊堅乃是在此一變局中充分掌握各種有利的因素而得位，並不是因為外戚的身分而擁有龐大的勢力所致，因此不宜過度強調楊堅長女之婚姻與其興起之關係。

再就西魏北周漢族勢力與楊堅興起之關係而言，相對於東魏政權之下的漢人武裝豪族被壓抑，西魏初年因為要面對外在的威脅，內部各股勢力充分的妥協，因而包括關隴河南河東山東各種漢族勢力皆受到相當的尊重，但若因而推論在西魏北周政權下漢族勢力高張，則言之過早。蓋在西魏中期以後權力結構漸生變化，以宇文泰為首的北鎮勢力把持權力核心，關隴河南河東

的漢人豪族逐漸被邊緣化，他們雖仍有不少居政府官職，或仍統領基層的府兵，但不論其權力分量或升遷速度都受到相當的限制，不再像西魏早期那樣受到重視了。到了北周時代，基本上仍然是由北鎮勢力中的宇文泰親信集團掌權，其他各股勢力被排擠或受壓抑，而這些勢力在周末宣帝暴崩的變局中，基於各種關係轉而支持楊堅奪權以改變已往被壓抑的命運，楊堅的成功與這些失意勢力的支持有密切的關係。

總之，楊堅能夠興起代周建隋，當然是有其興起的基本背景，如已往學者所強調的家世背景、婚姻關係等等，筆者並不完全否認這些背景的作用，但認為這些背景只是其出仕或高升的基本條件，而非決定性的要件，因此不宜做過度的誇大解釋。另一方面，楊堅之能夠得位，雖與北周末年突如其來的變局有關，但亦不應將之完全歸之於此種偶發性因素。筆者認為楊堅成功最重要的因素，除了他具有非凡的才智與權謀能夠掌握周末的變局之外，<sup>121</sup>北周政權已深藏的各種弱點，如過度的中央集權化體制、權力基礎的狹窄化、北周後期的弊政，如武帝廢佛道二教措施、宣帝刑法嚴酷等等，這些政權弱點被楊堅所充分利用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因素，關於這一部分筆者已另有所論，<sup>122</sup>此處不再贅言。

---

<sup>121</sup> 關於楊堅個人之非凡才智及權謀與其篡奪成功之關係，參見註 2 所引湯承業之書，頁 4-40。

<sup>122</sup> 同註 8。

## The Rise of Yang Chien

Leu Chuen-sheng

### Abstract

Unexpectedly overthrowing the Chou Dynasty, Yang Chien 楊堅 established the Sui Dynasty. This astonished many historians, as they felt that no one would ever be able to usurp the throne so easily and become Sui Wen-ti 隋文帝.

To illustrate such a drastic historical change, some historians focused on Yang Chien's family background, including the connections he established through his own and his daughters' marriages. Yang Chien's father, Yang Chung 楊忠, was one of the main twelve generals when the Western Wei's Garrison Militia system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Northern Chou, Yang Chien was promoted to *Chu-kuo* 柱國 and *Ta-szu-k'ung* 大司空. Moreover, Yang Chien married the daughter of Tu-ku Hsin 獨孤信, Western Wei's veteran military commander and Northern Chou's *Ta-szu-ma* 大司馬, while his eldest daughter married Northern Chou's Hsuan-ti 宣帝. Thus, in the eyes of many scholars Yang not only came from an aristocratic background, but also intentionally allied himself with powerful and noble families, including that of the queen. In sum, Yang Chien gradually built up his family ties to usurp Northern Chou's power and establish the Sui Dynasty.

Other scholars emphasize the rise of the Han people during the Western Wei and Northern Chou periods. As Yang Chien himself was a Han noble from Hua-yin in Hung-nung prefecture, he easily obtained the support of the newly powerful Han. In this manner he managed to overthrow Northern Chou, which the Han considered barbarian, to form the Han-Sui Empire.

Although evidence exists to support the above claims, unavoidably much

of it contains speculation and exaggeration. This article provides more valid proof, presenting a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matter. To begin with, the article shows that Yang's family background had little influence on his rise to power. Thus, the exaggerated explanations and suppositions about his background are inappropriate. Furthermore, theories about the rising influence of the Han in the Northern Chou are also mainly speculative. As a result,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Yang's rise was by no means an accident, but rather due to his brilliantly taking control of the situation at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Chou Dynasty. The Northern Chou eventually showed weakness in many areas, such as over-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an ever-diminishing power base. Mistakes in governing, such as Wu-ti's abandonment of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Hsuan-ti's excessive system of corporal punishment, further weakened the Northern Chou. Yang Chien took advantage of problems like these to easily usurp the Northern Chou throne.

**Key Words:** Yang Chien, Yang Chung, Hsuan-ti of Northern Chou, Kuan Lung Bloc, Sui Dynasty